

松花江上
大型系列文学丛书

哈尔滨老街市风情

李锡文 /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哈尔滨老街市风情

李锡文 /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 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哈尔滨老街市风情/李锡文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2.7

(松花江上大型系列文学丛书)

ISBN 978-7-5153-0775-6

I. ①哈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95317 号

责任编辑: 程黛眉

装帧设计: 瞿中华

出版发行: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

邮 编: 100708

网 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电话: 010-57350521

门市电话: 010-57350370

印 刷: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 × 1000 1/16

印 张: 17.5

插 页: 2

字 数: 256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7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5.00 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010-57350337

前 言

《哈尔滨老街市风情》是在《新晚报》周刊·老哈尔滨版等报刊零登碎载数十篇短文基础上,系统整理充实、重新结构,史海觅贝系珠为串的成果;是一部专题纪实、叙事完整的散文;是一部对哈尔滨城市发展史三百六十度视点的描述。

所述“哈尔滨”的地域仅限目前市区范围(不含阿城、呼兰)。“老街市”所记叙的内容上限原则始于街市发端(上溯19世纪末),下限止于20世纪中期,记叙的是老哈尔滨人所熟知或记忆犹新的街市、市廛,风采神韵。

写老街市行文涉史,考证严谨是硬性指标。几十条特色各异、星罗棋布的街市一勺烩,烩出好味道,不使出全身解数尽心尽力没戏。

《哈尔滨老街市风情》力求通过活泼生动的叙事语言,记叙文体的结构方式,时尚的体例、模式整合讲述我市的老街市形成、发展乃至消失的故事;名街老巷的由来、传奇,活跃其间的知名人物事迹、命运。用小说笔触刻画市场风俗细节真实,散文的洒脱飘逸渲染市场的风貌。具体涵盖道里、道外、南岗、香坊几个区域的市场、几十条名街旧巷;涵盖置于时局、政局风云变幻背景下的世俗、市俗、民俗、金融、外贸、宗教、文化、教育、城建的方方面面。适当配以老照片,入书史料以文献、档案、声像资料为主,口碑、传说资料为辅。书中关于语体、纪年、称谓、计量单位、外语的运用遵循相关规定。

戮力追求以动情的笔触描绘一幅哈尔滨的“清明上河图”;谱写一曲时而哀婉低沉,时而凄怆悲壮,时而激昂高亢的民族命运之交响,使读者获得一个穿越时空与哈尔滨老市场零距离接触的机会;在街头散步时邂逅古迹、遗址;于小巷流连处拾得意外惊喜;在逛市场的氛围中寻译、感悟其中蕴藏、富含的民族智慧、国民精神;切身体验中西文化碰撞、交融所生

成的那股难以抗拒的魅力。

以史为鉴，思接千载，可以洞悉修齐治平的大智大勇，是为继往开来。非沉湎的怀旧乃成熟的体现，但绝非幼稚者不宜。于是如何关照低龄读者群体阅读习惯、兴趣、认知程度，当然地成为必须认真考虑、妥善解决的问题。时值民族复兴、城市跨越式发展的时刻，民众尤其青年一代的荣辱观、核心价值观、心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而民族历史、城史中的感性事例都会成为人们理性判断的标尺；成为人们面临切分社会发展成果这块大蛋糕时，心中一杆合情合理的秤。个人、集体、国家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地球人随时面临的抉择，国民如何抉择便是民族精神。阅读历史了解城史，字里行间都充满了这种事例。

偏要写哈尔滨老街市理由很简单，A、哈尔滨这座城市很年轻，说老不妥，说哈尔滨的老街市不存在逻辑错误；B、街市是城市街道与市场的组合体，街市的面貌代表着城市特质形象，街市是时代的符号；C、哈尔滨起初就是远东最大的商贸市场，未来发展定位是远东最大的物流集散中心、最大的国际化都市。过去、未来的有机链接就是正在实施的跨越式发展过程。实行、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是当今中国制度的特征之一，形象地说“全民皆商”，十几亿中华儿女都在大市场中玩命地忙活，为形形色色的交易谈值论价、斤斤计较、患得患失，而这个大市场的核心价值观必须是“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”。说白了，就是公平交易，按经济规律行事。对风云变幻的历史背景、历史人物作出新视角、新思维的诠释和评价，并非《哈尔滨老街市风情》的任务。但本书坚持就市论事。

《哈尔滨老街市风情》命题既出，“街市”这一概念就不能含糊。店铺摊床相对集中，商品交易买卖活跃的街巷，即街市。街市分门别类，庙市、集市、早市、夜市、闹市、布市、鞋市、粮市、菜市、肉市、鱼市、马市不胜枚举，此类市场是本书浓墨重彩之处。“风情”很关键，何风、何情？商情、市俗，民风、民情。所叙的街市、商铺若与历史人物相关，也会酌情反映如实记载。

在我国当今社会，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轻商，甚至仇商。原因多方面，趁市场秩序、制度尚待完善之机，有些商人不按规矩出牌靠打擦边球牟利，短斤少两、以次充好、贩卖伪劣假冒产品，甚至囤积居奇欺行霸市。商

人不自重，自毁信誉、名声，坑人，是客观因素。《哈尔滨老街市风情》着意选取正反两方面教员，用生动事例现身说法，以明是非曲直、利害得失。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是，这是一面鉴古视今的镜子，一部经营人生的“方略”。

目录

前言 /1

一 早期的交易市场 /1

- ◎香坊集市 /1
- ◎皇山嘴子集 /5
- ◎太平、顾乡砖瓦市 /8
- ◎四方台集市 /16
- ◎裤裆街小市 /20
- ◎傅家甸 /26
- ◎南头道街小市 /28
- ◎香坊大车店 /59
- ◎乱滩地上的小市 /64
- ◎上高中西物品集贸市场 /69
- ◎军官街二手货市场 /73
- ◎九站易货市场 /75
- ◎三十六棚街市 /78
- ◎三大草市 /86
- ◎麻袋一条街 /89
- ◎南六道街估衣市 /91
- ◎傅家甸鱼市 /96
- ◎正阳河街市 /101

二 新兴市场 /106

- ◎八杂市 /106
- ◎蔬菜市场 /130

- ◎太古街市 /141
- ◎粮市 /150
- ◎钱市、银行 /163
- ◎顾乡屯街市 /172
- ◎北市场 /183
- ◎庙市 /203

三 商业街 /207

- ◎中央大街 /207
- ◎不可思议的水道街 /219
- ◎见证峥嵘岁月的街道 /223
- ◎满街尽飘面包香 /230
- ◎开路在先成街于后的商业大街 /232
- ◎买卖街 /239
- ◎西十二道街、石头道街 /243
- ◎大直街 /249
- ◎正阳街 /260

后记 /271

一 早期的交易市场

◎香坊集市

嘉庆年间清廷鼓励“屯田垦荒”。1802年早春，雪片粉蝶似围绕一队人马起舞。雪原剪出条路，直取而今香坊。

队首马车上一个老人、六个孩子拥作一团，像雪冢。老人的儿子、孩子们的爹田富，和那匹早该退休的马涉着及膝的雪并肩聊。瑞雪兆丰年呢。马打个响鼻，腾起一片热气氤氲。大老远来，赶上个好年景……田富的话被爹的一声吼截了去，关里，山东家！在爹的长孙、田富的长子田炳辉的带领下，孩子们有节奏地叫吵：黄县、黄县，黄县！

田富回眸想寻找几张羡慕的面容，却不见接踵而来的盛况。“负子携妻”的180多名移民，逶迤天涯。

还有多远？田富问向导。这位游方道士伸出枯瘦如竹的手指，指向一箭开外的土岗（香坊区安埠街和通天街交汇处北侧），那圪塔便是。

此后，田富从阿勒楚克的（现阿城）旗人，温八秧子手里租下三间草房。“一年种窝，二年种麦，三年种粟”，同时种植“房园菜蔬”，年年有余。

1805年秋收后，田富爹从大嘎哈烧锅（成高子一带）买回一坛烧酒，请近邻老王到一进五间的新瓦房“燎锅底”。边喝边聊，“先前在山东家愁没食儿，现如今仓满囤流也愁。”

“往年余粮大嘎哈烧锅收，今年咱送。”老王家新添挂马车，说话底气足。不过，听了田富爹的回答他泄了气。

“大嘎哈烧锅要黄？咱开！”田富言罢，捧起酒坛啜，咂咂嘴说，“忒孬”。

老王也眼问，“孬，你做得出？”

噗——田富先吐酒后放言，“孬酒不做！”

不久，以田家为主外加老王三家合伙办起酒厂，叫做“永兴德”。

酿酒，关键是水，水质孬酒孬。田家院里井水不错，不错而已。

田富策马四方寻寻觅觅未果，归途邂逅做过向导的游方道士，道士手指指向一箭开外的皇山（黄山、荒山早期称呼），那山脉峰岭逶迤像苍龙横卧在阿什河畔。道士说，“那圪塔便有。”

田富讶异，“便有什么？”“大富！钱财无计，良田万亩。”游方道士梦呓般地说，梦游般地离去。

田富那时不知老道士预言终会成真，多年后田家钱财无计时，他忽觉心中一片空明，于是购置良田 300 垧（自今红旗大街东起，西至曹家窝棚一带）。

当时，将信将疑的田富，最终在皇山半坡恒隆村一户人家小院里找到一眼井。喝一口有点甜，再喝有点杀口。“咋这么好喝？”他问。

“龙脉上取水嘛。”老嫗回答云山雾罩。

龙脉取水水到渠成，田富忙活起来，石碾欢畅滚动，高粱米籽粉身碎骨；灶火爆花，大锅烧开龙脉之水；粉碎的高粱熬成黏稠的浆汁加入发酵好的麴粉，搅拌后盛入瓦缸加盖封严慢慢发酵糖化。十天，开缸倒入蒸锅蒸馏，蒸馏液用龙脉水按不同比例勾兑，便是不同纯度的烧酒。

“永兴德”烧锅酒得闻即醉！香飘四季、十里八村、大江南北。

问题是，当时有够大的市场需求吗？

那时，松花江北岸的水师营官屯及其附近的村屯，即有 3730 户 28257 人，民人或不在册的丁、户尚不在内。若按当时的旗、民混居情况估算，旗、民人口总计应该不少于 5000 户 40000 人。另外，在现今道外、香坊、顾乡、松浦几个地方人口密度也高。市场足够大。再说此地是阿勒楚克城到呼兰城去的必经之地，地势又高很抢眼呢。

这些，田家做过调查，爷几个盘腿坐在炕头守着烟筐箩吞云吐雾，从日落核计到旭日东升。依照现今说法，得算是做过市场调查、可行性研究——一个永兴德烧锅供不应求。

1810 年年底，做过向导的游方道士云游到永兴德烧锅……

后来有闲话，“半仙进门清水搅浑。”

田富好生款待，且奉上银两。道士拒纳，对田富说，“你……让大小子炳辉跟我学道去吧。”田富惶然一笑，一笑而已。道士对老王说，“你们……撤股散伙吧。这烧锅日后有难，接二连三。”于是永兴德烧锅撤股散伙变成了田家烧锅。

鼎盛期的田家烧锅，在北满的酒厂中名列前茅。

田家烧锅的住宅、宿舍、仓库、车间等建筑（大都是砖瓦结构）共有 30 多座，院落开阔，筑有坚固的围墙和岗楼，乍看疑是城堡。1903 年出版的《癸卯旅行记》中近代女旅行家单士厘对田家烧锅作了如下的描述：“田姓者烧锅所在，烧锅者满洲境上一大生业，制高粱为酒，所称烧酒者也，其酒不但为北方所盛行，且销售于江南。”并称其“垣周大者二三十里，垣中亦有街市，群奉锅主为长，严有自治风气，视江浙小县邑”。

单士厘所说“垣周大者二三十里”的田家烧锅，是地名，而烧锅没那么大。垣周是城墙的周长，也就是说田家烧锅这地方四面筑有城墙。有城墙必有城门。

嘉庆十九年（1814 年），吉林将军富俊到拉林和双城堡勘察，亲临田家烧锅，尝过田家烧锅的烧酒点头说，果然名不虚传。田富反应快，连忙捧送两坛窖藏极品请将军邀省里领导品尝，说是只要首长需要，在将军府开个分厂也不算多大点事。

买卖人不会这手不行，何况这点小意思和将军的广告轰动效益相比，简直就和打发要饭的差不多。

后来双城堡设协领衙门，把田家烧锅（包括厢房屯、骆斗屯、王家店等村屯）收编到辖地第一区，田富被委以“乡约”的重任（相当如今村委会主任）。田富突然想起道士，讥讽一笑耸耸肩，然后倒在炕上闭上眼，再没睁开。

没跟道士去学道的田炳辉子承父业，成为田家烧锅三世。

老王等三股当年退出后正逢年根底下，想起该敬神祭祖，却远近买不到香火。

河北省乐亭县的老李说他会做线香。老王说，好哇，做啊。老李摊开了双手抖落。山东的老杨头表态，要啥，说！老李就报账单，大伙就立马

忙活。

老杨头当过石匠，手艺人家把什不离身，“叮叮当当”没几天就凿出盘石碾子。老王干过几天木匠活，在老李的指导下做出了一架压香机。然后又从20里开外的大嘎哈弄回一些榆树、杨树皮。

大年夜，线香燃起。轻烟袅袅，寄托着背井离乡的人们太多的哀思，太多的期望。

交子时分，几家人团团围坐。“饺子就酒，越喝越有！”老杨头言罢，大家欢吃欢筵。

面是用线香从见家窝棚换来的，酒当然是田家烧锅的，管够。老杨头又说：“老李兄弟，往后你只管做香，只要香火不断，地呢，我们替你种。”大伙异口同声：“中！”

接下来，线香的产量越做越大，以物易物变成了买卖。几顶窝棚换作三间瓦房（在今香坊大街和卫生街拐角处，尚志公园南门对面），垒起院墙，树立门楼，悬挂牌匾上书两个大字——“香坊”。创立了制作、销售黄香、草纸的工商一体化的线香黄纸坊。

于是香坊一带出现了第一个女旅行家单士厘所说的“垣中亦有街市”，以农副产品为主的交易市场，一个在灌木丛中见缝插针的八卦阵似的若隐若现的集市（原延福街西段，今香坊大街）。

旭日光透过灌木丛枝叶，洒落在赶集人们的脸上，温暖、灿烂。男女老少都像精明的猎手，每份收获都是意外惊喜，无人空手而归。喧嚣的市声、呼儿唤女发出的呼喊和偶尔爆发的牛马嘶鸣、驴骡吼啸，汇成感动地的交响乐章——世外桃源欢乐颂。

外来销售粮食、锯末、柴草、树皮（“田家烧锅”和“香坊”用的原料）、沈家窑、瓦盆窑出产的砖头瓦块、瓷盆陶罐、酒坛、太平打牛房（后改称大有坊）的牛肉及当地出卖的烧酒、黄香、草纸还有自食有余的蔬菜、禽、蛋。

初期的商贩摊点除农副产品交易外，也有当地手工业作坊、家庭作坊生产的日用小百货商品、简单的农具产品加入。包括：土布、裹脚布、土布袜子、腰带、绑腿带、毡帽、草帽、瓜皮帽、三块瓦一个盔的羊皮帽，笼屉、盖帘、苇席、高粱秸席、蒲扇、蝇甩（拂尘）、锅盖、染料、针头线脑。草鞋、靰鞋、抵装鞋、靰鞡鞋，还有烟草、烟具：晒焙打捆、辫盘的烟叶，晒焙揉碎的

烟末、烟袋锅、烟袋嘴、烟袋杆。化妆用品：发带、发卡、头绳、头花、胭脂、香粉、头油、梳篦。小玩具：木偶、布娃、泥不倒翁、小拨浪鼓、小铜镲……简单的小农具、工具：镰刀、锄头、纺车、悠车……外来商贩不多，倒卖的日用手工业品很少，卜魁的火镰、齐齐哈尔的鞞毡、布特哈的马鞍以及箅簞筐篋。还有好多在当时就已经老式过时，如今世间绝迹，淘换到手就是古董的宝贝；好多土掉了渣但在当时极时尚、很抢手的玩意儿。

1870年（同治九年），伯都纳（现吉林扶余）民人许成谟在田家烧锅开了一爿“押店”“天增典当行”（即当铺），给他打工的有两个人，山西太原府太谷县民人常锡正，吉林永吉州的民人张儒。当铺生意兴隆，招来同行。转年，又一家当铺开张。山西太原府孟县民人姜全仁为生理人（掌柜），山西太原府交城县民人郭逢禄当伙计，郭逢禄的亲戚郭树荆做零工。之后又陆续有三聚永、洪发合、永升魁、永聚恒等店铺开张，这是哈尔滨地区第一伙座商，也是最具规模的街市。

1876年（光绪二年）八月二十六日，田家烧锅炸了营，枪声大作人呼马啸。50多个“马匪”攻进了香坊地区的首富田家大院，把“田家烧锅”洗劫一空。

“马匪”来至皇山嘴子。农民起义军的残余力量，经过14年的演变，已经成为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绿林草莽。双城堡协领衙门接到举报，迅即派遣佐领春恒、票役王凤督带马队追剿，但“马匪”逃之夭夭。

后来发现，十里水泊、十里芦花，合拢十亩菜园的落马湖（今工程大学下坎处，原有一片湿地、大水泡子）成为他们立地成佛之处。

遭受浩劫的田家烧锅、香坊元气大伤，几年间，新开张的就只有一家大车店。

◎皇山嘴子集

“田家烧锅”被洗劫一空，田炳辉背了好几年炕（卧病在床，老话也叫落炕），烧锅再没生火。

道士的话又不绝于耳，“这烧锅日后有难，接二连三。”于是田炳辉一直赋闲在家，日夜盼着道士现身。

转眼到了1890年，仍未得见道士身影。耐不住寂寞的田炳辉要去皇山嘴子赶集，当时皇山嘴子集已有“肉、菜摊床百计，互市竟日”。其实他惦念的是龙脉上那眼井。

皇山嘴子赶集的人极多，背筐、挑担的只得像黄花鱼溜边转悠。提小篮子的，把小篮子当草帽。里面的人乱糟糟挤作一团，可谓，瓢泼大雨淋不湿地皮。

田炳辉上山看过井，喝过井水，一如既往。

下山，山脚下绿草如茵的旷野上是马市。牛、骡、驴、羊都牵来做交易。有卖主老远招呼，老东家这阵子硬朗！相马还是选牛？田炳辉心里话，相马、选牛是小子光耀、明耀该办的事，我，选棺材！

牙行掰着卖主的一匹白马嘴唇亮牙口夸赞，为了把这匹普通的馭马说成宝马良驹口若悬河。有个足蹬树皮鞋、头戴鱼皮帽的人向他伸出袖筒，他便以袖筒相对用指语议开了价。

足蹬树皮鞋、头戴鱼皮帽的人自称巴尼人（本地人），当地的旗人叫他们阿林乌底克（即深山密林中人），或直呼巴拉马（野人），他们则尊称旗人为卓哈（官兵）。

巴尼人是自明末一直生活在阿什河两岸女真人的后裔。他们大约是在努尔哈赤收编八旗军时，相率从哈尔滨、阿城及阿什河流域各村屯，顺哈尔滨的皇山和阿城一带的小岭山等捷便小路东逃，躲进了张广才岭的深山老林。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自信是金国完颜兀术的后代。

巴尼人偶尔下山，用貂、獭、狐狸等毛皮换盐、烟、工具和黄米，买马这是第一次。

其实，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以前，也就是阿勒楚喀副都统尚未设制的时候，皇山嘴子集曾是官府特为巴尼人开放的以物易物的集市。

皇山嘴子集买卖的物品令人眼花缭乱：下江人舶来的“扎哈”、“咋什刻”、“敖约刻”、“温塔”、“卡其玛”、“空改”、“木灵刻”、“阿参恩”、“奥萨”、“玛塔”。烟卷（类似雪茄）、烟叶、烟辫，玉石、黄铜、江石（玛瑙）烟嘴，雕刻精美的兽骨烟锅，山杏木根精制的木罗斗克（烟斗），烟锅里镶有银片，外部嵌有兽骨雕琢的几何图案，烟嘴也是兽骨雕成匝有两三道银或铜箍，鹿皮烟荷包采用补绣或锁绣的方法绣有飞禽走兽、翎毛花卉等图案，件件皆

是工艺珍品；山里人扛来的兽皮、熊掌、鹿茸、猴头蘑、飞龙、山参、都柿（黑加仑）饮料、赤玉、鹿孢嘎拉哈；老山头使船运来的用石头凿制的猪食槽子、小磨盘、碾子，捣蒜用的石缸、石杵；白城子拉来的炕桌、梳妆台漆得锃明瓦亮；家纺的土布、蜡染的花布；成辫的紫皮蒜、成串的红菇茑、红辣椒；铜镜、菜刀、镰刀、锄头、剪子；皇山长林子村、刘胜文村、毕家屯、吕乡屯、孔家店摆的茶摊；青斗笠、绿蓑衣，野兔、山鸡，沙果、杏、山里红、石人沟的李子，还有新刈割的濡湿柔嫩的羊草。

“扎哈”，大张桦树皮粘合成的船，又名“木罗具”。小型的扎哈3米长，半米宽，呈纺梭状。红松木龙骨用兽筋缝合在桦树皮壳体上，用松油涂抹缝隙。特点是，轻便、快捷、易于携带。“咋什刻”，寒风凛冽的冰天雪地中，穿上这种孢皮上衣也会暖洋洋；“敖约刻”，一种像水衩的连体鱼皮裤，保温、防水；“温塔”，用软薄孢皮、鸭嘴鱼皮缝制的御寒鞋，鞋内絮鞑鞑草，具有三防功能，防水、防寒、防滑；“卡其玛”，孢皮手闷子，特点是手背皮面横向抽褶，拇指端留有细毛兽皮镶边的孔洞，闷口缝有手皮带，扎紧后一举两得，防风、防脱落。“空改”，桦树皮篓；“木灵刻”，桦树皮水桶；“阿参恩”，桦树皮碗；“奥萨”，针线盒；“玛塔”烟筐箩。都是鄂伦春人的物件，在皇山嘴子集是抢手货。

鹿孢嘎拉哈，就是鹿和孢子的距骨，满族人称为“嘎拉哈”。“嘎拉哈”用途有三种：祭族，“三只羊嘎拉哈”表示“六畜兴旺”；装饰，漆成红色挂在婴儿悠车两侧，还能辟邪呢；游戏，农闲时节，娘儿们、姐妹们、小小子们（不分旗、民）盘腿围坐在火炕上抓嘎拉哈。半天半天地玩儿，乐此不疲。

金代，皇山有座扼守阿什河口的城堡，皇山脚下迤西湿地是军马场。一年春天，金国大将完颜兀术率一队人马从上京白城到马场选马，途经石人沟休息，分食携带来的李子解渴。人马离去后，留下千颗果核。有心栽树树不发，无心种李李成荫。几年后石人沟形成一片果园，人称金兀术李子沟。由于土质、水质好，石人沟的李子个大、皮薄、核小，有紫红、粉绿、鹅黄三色，酸酸甜甜富含多种维生素，是纯天然绿色保健食品。当时的石人沟，沟中李树向千株，姹紫嫣红果实熟。硕果无言邀宾客，却引八方来商贾。日伪时期四面楚歌的关东军草木皆兵，害怕皇山隐藏抗联，下令把山中包括石人沟的树木砍伐殆尽，石人沟的李子至此绝产。皇山变作黄

山、荒山。

田炳辉在皇山嘴子集市逛来逛去，你猜后来他看到什么，居然有卖棺材！他心一沉，逛市场看热闹的热情连带半截身子都凉了。

◎太平、顾乡砖瓦市

太平区（现道外区）的形成、发展与太平区窑业的形成、发展同步，太平区窑业曾在哈尔滨建筑市场占有重要地位。

道光十二年（1833年），河北省迁安县人沈祥，来到太平区马家沟西畔犁铧街（黎华街）一带，在一块高燥之地搭起一间窝棚靠一张犁铧垦荒落户。

沈祥先在马家沟圈河捕鱼、捞虾，在窝棚四周种粮、种菜，自食有余便担到皇山嘴子集卖。

圈河，是马家沟的支流，流到如今二十道街、太古街、新道街交叉口一带，陡然流速放缓缠绵悱恻，河道曲折逶迤兜着圈转悠，好像对这块土地不依不舍。当初人们把这一带直呼“圈河”也唤做“沟子沿”。中东铁路滨绥线和一条专用线，把“圈河”夹在夹角中间，所以也曾叫“三角地”。几十年前的“沟子沿”，圈河弯弯绕、曲曲流，鱼儿逐水云中游，杨柳岸曲径通幽，数枚野杏占枝头。后来，俄国人把马家沟、秦家岗（南岗）辟为新城区，人口剧增，粪便、垃圾、污水大量排入马家沟，圈河渐渐变成臭水沟、臭水泡。

大约在咸丰初年（1861年）前后，沈祥的两个儿子沈万财、沈万宝开始在马家沟附近取土烧砖（青砖），一为自家建房备料，也为平整土地。

青砖出窑，质量钢钢地。一进五间的新房建成，剩余的青砖用牛车拉到香坊市场去卖，一售而空。

搂草打到兔子！哥儿俩和爹一商量索性办起了窑场，一家人撸胳膊挽裤腿玩儿命地忙活，自产自销生意红火，菜地、庄稼地里的活交给了雇工，那张犁铧挂在家门口的老榆树上，鸡鸣“当、当”作响催人奋起劳作。

沈家窑声名鹊起，沈家门前被前来购买青砖的车辆碾成一条路、压成一条街，后来（1905年）渐成街市，便被叫做犁铧街。犁铧街是太平地区

最早见诸文载的街市，但最早的居民点却是在骆斗屯（现先锋立交桥下的长安城小区）。

沈家的邻居，落户在现安华街南段路西的黄升，眼见沈家窑窑火兴旺有利可图，便仿而效之也开起了窑场，就叫黄升窑。

沈家窑越办越大，雇用了几十名劳金（打工者），垒起土窑六座。于是沈家窑、黄升窑一带形成了热闹的砖市。沈家后来发迹了，盖起青砖青瓦的民宅 200 多间，成为富贾一方的房地产商。

光绪十五年（1890 年），闯关东的山东莱芜人刘学泰，一路向北最终来到马家沟东畔三棵树现民强街一带开荒种菜，受到沈家窑、黄升窑影响，不久也就地取土、汲水点燃了窑火。

烧砖技术含量不高，资金投入少，只要吃苦耐劳肯卖力气就成。清末民初河北、山东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旱，庄稼绝产，沈、黄、刘三家的亲友背井离乡直奔关外，在沈万财、黄升、刘学泰的帮助下，十几座小土窑在现建平街一带如雨后春笋噌噌地冒了出来。赵德义、傅春华、徐学礼……一批灾民摇身一变成为窑主。这片荒地被称为北窑地。

西窑地比北窑地铺展的面积还要大，包括西树街一代的宝聚窑（也叫李家窑，窑主李学文），现三棵树大街西段的刘家窑（窑主刘金如）、迟家窑，现维也纳音乐广场东北一带的马家窑（窑主马正心），现三棵树饭店附近的几座没有留下字号的小土窑。现太平公园一带的王家窑（王氏三兄弟少礼、少孔、少孟开办）、徐家窑（窑主徐廷清）、吴家窑（窑主吴怀清）等等。还有分布于现大有坊街一代的白家窑（白玉才）、姜家窑（姜立才）、苏家窑（苏振林）、袁家窑（袁子建）、李家窑（李长春）。

东窑地是现南元二道街附近十几座土窑的统称，包括夏家窑（夏振山、夏振田）、傅家窑（傅有田），其中夏家就拥有土窑九座。

夏振山致富后特为的一对儿女建起座洋楼。

这座楼在太平地区像一马平川上凸起的山头，想不抢眼夺目都不成。由于夏振山的儿女天生不会说话，所以当地人把这座洋楼叫做“哑巴楼”。哑巴儿女住在哑巴楼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，夏振山却日以继夜地在窑场忙活！都说母爱无私，看看哑巴楼，得到的是父爱如山的诠释。

南窑地位于结核防治医院一带，包括吴家窑、刘家窑。刘家窑除了烧